

济南老街鞭指巷有一处中西合璧的老四合院,门楼上方镶嵌了一块刻有“泰运昌辰”字样的石匾,许多济南人称它“泰运昌辰”。

 第一次看到这处院落,望见门楼上方古朴的“泰运昌辰”石匾,我曾以为它是一家老商号的旧址。因为在旧时,那些经营有道、初具规模的商人,都会给自己的商号店铺起一个吉祥福瑞的名号,就像老济南的瑞蚨祥、燕喜堂、聚丰德、兴顺福、亨达利。后来,我才知道,这里是济南盐商世家、近代著名书画家关友声“嚶园”旧址。“泰运昌辰”石匾只是表达主人对家族兴旺、好运恒久的祈盼,如同现在乡村富裕人家,喜欢在自家大门上,嵌上“家和万事兴”“紫气东来”字样的壁画瓷砖。

 说到盐商关家,老济南人大都知晓。关家世代经商,到关友声父亲关呈麟这一辈时,已是当时济南三大盐商之一。旧时的盐业,可是一个获利极其丰厚的行当,作为政府特许的垄断性行业,那些从事食盐售卖的商人,凭借专卖经营特权大发其财,个个都是地位显赫、腰缠万贯的巨贾豪商,过着锦衣玉食、骄奢奢侈的生活。关家同其他盐商一样,依靠运销食盐积累的财富,由泺口来到济南城里,不但购买了多处房屋地产,还收藏了大量的名人字画。所有这些,都为后来关松坪、关友声兄弟学画作画,以及创立国画学社、齐鲁画社,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

 关氏两兄弟,哥哥关松坪原名关际泰,字松坪,是弟弟学画的启蒙老师;弟弟关友声原名关际颐,字友声,号嚶园主人。兄弟两人都是当时山东画界的知名画家。

 我对书画是个外行,对关氏两兄弟书画作品知之甚少,仅限于知道关氏兄弟是老舍先生的朋友。

 那还是前年春天,参观“济南老舍纪念馆”后知道的。

 一天,我到南新街参观“济南老舍纪念馆”,在东厢房展厅里,看到了一块展板上写有老舍先生济南朋友的名单,关氏兄弟名列其中。兴趣使然,回到家后,查阅相关资料,了解了老舍与这两个济南朋友交往的一些情况。

 上世纪三十年代,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任教时,曾在上新街58号住过一段时间,而关友声此时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从事古籍整理工作,住在上新街北口饮虎池街12号。其时,老舍和关氏兄弟同在齐鲁大学,彼此相熟相知,加之他们住得近,老舍时常去关家,或看其作画,或去下棋聊天,结下深厚友谊。老舍写过一篇《介绍两位画家》的文章,特地介绍关氏兄弟作画“确是有真功夫”“不但是功夫勤、技术熟,而且真下心去研究各派的历史与特色”,还说松坪先生“因近来石涛的画风,风行一时”。1933

【行走济南】

□李建设

 现在高考分数查询很方便,一个电话或者上网就能查询到,而在科举时代,参加了科举考试的学子们要想知道自己考中没有,只有到放榜的地方去查看,考试机构会将考中人员名单,张榜予以公布。在济南的泉城路上,正对着省府大门的是省府前街,以前叫布政司大街,布政司大街往南有一条并不长的街巷,那里就是当年张榜的地方,称为榜棚街。榜棚街虽不长,但每到张榜时,这里却是热闹非常。从贡院(即现在的省政府)里出来一队吹吹打打的队伍,他们护送来一顶扎制喜庆的彩亭,这个小亭子里就是要发的榜。彩亭放在搭的榜棚之下,看榜的学子挤在彩亭前查看自己的名字。榜上有名的,兴高采烈欣喜若狂,名落孙山的,垂头丧气黯然神伤。

 那时全省只有济南贡院这一个考场,全省的学子都要奔赴济南贡院参加科举考试。济南贡院建于明朝洪武初年。据资料记载,贡院大门朝南,为三开间,正对着小布政司街,也就是现在的省府东、西街,正中悬“贡士院”匾额,二门内又建平列的4座门楼,过门楼为至公堂,管理科考事务的官员在这里办公。至公堂的北面是高大宏伟的明远楼,登楼可俯视全院。在楼堂的东西两侧,是大片排列整齐的应试号舍,考生们便在这号舍里应试。济南贡院存在的数百年间,经多次重修扩建,号舍数量不断增加。由初建时的仅仅几百间,到最后达到1.45万间,足见济南贡院的规模之大,现在大明湖里的遐园和省图书馆



明府城史话

泰运昌辰

□程兆强

 年老舍曾为关友声画室作《题谭思斋》七律一首,高度评价关友声的绘画艺术。1934年《关友声画集》出版,老舍先生专门撰写《〈关友声画集〉序言》。1938年,关松坪英年早逝,老舍在武汉得知消息后,伤心不已,在其《四大皆空》中深切表达了惋惜悼念之情。1949年后,关友声在山东艺术学院任教,与在北京的老舍先生仍保持着联系。后来,老舍先生在“文革”挨批斗,关友声还受到牵连。由此可见,两人关系的确不一般。

 关家家境殷实,在济南购置了鞭指巷70号“泰运昌辰”,饮虎池街12号等处房产,且收藏了大量的名人字画。这些名人字画,不仅成为关氏兄弟学画作画的临摹模本,也成为他们结识海内外著名画家的“画为媒”。当年张大千时常往返于京沪两地,每在济南逗留时,便住在关家,除去看望朋友的因素,再者就是观看关家收藏的石涛等名人画作了。

 有资料记载“泰运昌辰”建于1922年,并说是关友声所建。其实,准确的说法是关友声的父亲关呈麟和哥哥关松坪所建,那时关友声年纪尚小,只有16岁。据说关家世代居住的宅院内,曾有一处石刻,上有清代文人吴让之所写的“嚶园”二字。关友声非常喜欢这两个字,因此将宅院取名“嚶园”,并自号“嚶园主人”。关友声原名关际颐,字友声,亦出于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:“嚶其鸣矣,求其友声”。

 “泰运昌辰”现在寂然置身于现代高

科举时代的济南考点

 老馆都曾是贡院的一部分。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山东考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之多。

 贡院的围墙有两重高大的院墙,内墙高1丈,外墙高1丈半,墙上布满荆棘,防止有人翻越,所以贡院又称“闾閤”。而就在贡院高大的东墙外,便是贡院墙根街,通过贡院墙根街北可通风景秀丽的大明湖,南可达热闹非凡的芙蓉街,学子士人大都在这里聚集。于是围绕着学子的考试经济应运而生,各种为学子服务的商铺客棧布满了大街,文房四宝、琴棋书画、茶楼酒肆应有尽有;书院、私塾、义学和学堂这些文教场所遍布其周围;说书唱戏、演艺杂耍、三教九流汇于一处……学子们身处如此繁华盛地,有的流连于声色犬马、寄身青楼,很快盘缠用尽,功课尽废,流落他乡;而有的更加发奋苦读,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考取功名才能尽享这富贵荣华!

 贡院墙根街古称云路街,寓意青云直上。在此街的南头,立有一堵状元墙,每次榜棚街张榜之后,考取第一名者都会在这里留下名字,意在激励更多考生以他们为榜样,勤奋读书以博取功名。据史料统计,从明初到清末的600年间,济南贡院在榜棚街张榜录取了近20000名举人,其中进京考中进士的就有4000多人,傅以渐、刘墉、李开先、李攀龙、王士禛等,都是从济南贡院考出去的山东名人。位于老城鞭指巷的状元府,其主人为清代状元陈冕,他虽没有在济南参加科举,却为济南留下了



 楼大厦之中,虽有些古旧黯淡,但依然不失古朴雅致的本色。特别是那中西合璧的门楼——拱券形的石门柱,门楼上方砌着女儿墙,正中嵌“泰运昌辰”青石匾,更是别具一格,风韵悠然。“泰运昌辰”原来迎门是一座影壁墙,有二进门,现已拆除;北屋是一座二层楼房,五间开,上下共有十间屋;院内有东西厢房,各为三间。所有房屋都是砖石结构,木质梁架。房屋门窗,也别有特色,拱券形,上面砌着好看的砖芽。“泰运昌辰”整个院落,青石基础,青砖砌墙,灰瓦覆顶,起有花脊,精巧别致,古朴典雅,是济南现存较少的具有中西方建筑完美结合的特色建筑。

 新中国成立后,“泰运昌辰”曾在公私合营时改为布店,之后又一度成为一织布厂的车间。2015年6月,“泰运昌辰”被列入山东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。可是,前些日子,我去鞭指巷看“泰运昌辰”时,它却是大门上锁,疯长的“爬墙虎”爬满了半个大门,那不知何时贴的对联,已斑驳褪色。我透过门缝往里瞧,院内更是杂草没膝,破败不堪,楼东首屋顶已塌了,裸露出了房梁。我想,“泰运昌辰”既然是文物保护单位,就应该切实保护好,让它发挥好应有的价值。

 写到这里,我忽然萌生一个想法,如果“泰运昌辰”能尽快修葺,修葺好后,最好恢复“嚶园”原名,把它建成“关友声纪念馆”或是“关友声故居”,用来展示关友声——这位中国当代著名山水画家与黑伯龙、弭菊田、岳祥书合为山东省美术“四大家”的书画作品。如若成真,那济南又该增加了一处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。

 最后还要说的是,关友声不仅画好,书法亦精湛,趵突泉公园里“漱玉泉”、济南老饭馆“聚丰德”的牌匾,都出自先生之手。另外,那“泰运昌辰”的题写者也很有名,他是胡柏年,字柯亭,号许安,原籍浙江绍兴,寄居济南,是晚清的艺坛奇才和书画大家。可惜,胡柏年为嚶园题额“泰运昌辰”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,年仅47岁。

唯一一座状元府。

 学子们在流连于繁华的街市之余,没有忘记他们来此的目的——应试,这就要拜谒一下至圣先师孔子了。于是,无数学子怀着一颗虔诚之心,来到府学文庙拜谒孔夫子,希望先师能保佑考取功名。

 府学文庙就在贡院东边不远的地方,和曲阜的孔庙形制差不多。文庙门前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碑,远道而来的学子就把所骑之马、驴拴到远处,时间长了,拴马的地方就成了马市街,出现了专门拴马喂马的职业和经济。学子在文庙大门影壁前整理好衣冠,方可入庙行拜师礼。进得门来,穿过棖星门,眼前就是一个大水池,名为泮池,只有考取了功名的人才可以从桥上过,通过了这座桥便称入泮,才有资格拜于孔子门下,成为国家的学生,从此他们就可以出贡、入监而得官,进入更高一级的考试,中举入仕。所以科考前拜谒孔子成了学子们美好的祈愿。

 学子们为排解苦读备考之紧张情绪,也经常到济南的老城赏景散步。除了贡院墙根街和芙蓉街,老城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学子们的足迹。特别是起凤桥街以及街上的腾蛟泉,因有着腾蛟起凤的美好寓意,又距贡院不远,又有王府池子的泉水淙淙流过,成了学子们的游玩佳处。从府学文庙往南,穿过马市街就到了起凤桥街。如果很讲究的学子,在拜孔子之前,要先从这里起步,寓意走过起凤桥头,入文庙拜孔子,由此攀上青云之路。

【泉城忆旧】

重温儿歌

□武存中

 上世纪50年代的儿歌比较少,并且常常是与游戏配套的,比如捉迷藏(济南人称“藏魔呼”)时,总是这样唱:“甜秫秸,摸秫秸,摸摸哪里再回来?”然后就去找个地方躲藏起来,直到被别人找到。现在想来真不知道这种游戏与“秫秸(摘了穗的高粱秆)”怎么扯上的关系?还有“拾高粱茬”的游戏与儿歌,游戏是这样的:许多孩子围成一个大的圆圈,一个孩子在圆圈的外围转,边转边唱:“拾!拾!拾高粱茬,拾到黑天怪害怕,找个地方坐下吧。”接着他就坐在了这个孩子的后背上,被坐的那个孩子问:“你是干什么的?”他回答说:“我是拾高粱茬的。”“天黑了你怎么还不回家?”“俺桥(济南土话:非常的意思)害怕哩。”“我打个灯笼去送你吧。”于是这孩子站起来去道“拾高粱茬”的孩子。小时候不明白“拾高粱茬”究竟是什么意思,现在才知道,原来所谓“拾高粱茬”是指捺(即拾)遗留在田间的高粱根,把土去掉,称为“高粱茬”,用来当作柴火烧火做饭,这反映了解放初期我国的农村的窘困生活。今天我们做饭使用天然气、煤炭,即便是在农村也已经不再烧柴火了。大概更很少有人知道“拾高粱茬”是什么意思了。

 其次在城里的孩子唱得最多的是“天皇皇”了:“天皇皇,地皇皇,俺家来了个夜哭郎,行人君子念三遍,一觉睡到大天亮。”这是以前贴在电线杆上的揭帖,谁家的孩子睡“反”了觉,俗称“夜哭郎”,用张小红纸写上它,贴在电线杆上,如果有人看见,念上三遍,那孩子晚上就不哭了。仿佛是一道咒语,“夜哭郎”中了魔法,念了“咒语”便是给您这孩子解除魔法。于是,揭帖就成了我们的儿歌。那时好多人都会唱,甚至集体吟诵。真是“客有歌与郢中者,其始曰《天皇皇》,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……”

 此外唱老鼠的儿歌:“小老鼠,上灯台,偷油吃,下不来,吱吱吱地叫奶奶。”这儿歌似乎仍然在流传。

 比较精彩的当数《一园青菜成了精》,不但富于想象,并且故事性强:“出了城门往正东,一园青菜绿葱葱,最近几天没人问,青菜个个成了精。绿头萝卜称大王,红头萝卜当娘娘,隔壁莲藕急了眼,一封战书打进园。豆芽儿跪晚来报信,胡萝卜挂帅去出征,两边兄弟来叫阵,大呼小叫争输赢。小葱端起银杆枪,一个劲儿地向前冲,茄子一挺大肚皮,小葱撞了个倒栽葱。韭菜使出两刃锋,呼啦呼啦上了阵,黄瓜甩起扫堂腿,踢得韭菜往回奔。莲藕斗得劲头儿足,胡萝卜急得搬救兵。歪嘴葫芦放大炮,轰隆轰隆炮三声,打得大蒜裂了瓣,打得黄瓜上下青,打得辣椒满身红,打得茄子一身紫,打得豆腐尿黄水,打得凉粉战兢兢。藕王一看抵不过,一头钻进烂泥坑!出了城门往正东,一园青菜绿葱葱。”

 还有秃子歌:“大秃子长病二秃子慌,三秃子在家里熬姜汤,四秃子说:死了吧,五秃子说:疼得慌,六秃子上街去买板儿,七秃子在家里打棺材,八秃子抬,九秃子埋,十秃子在家里哭乖乖。”

 那时候不知为什么对秃子如此感兴趣,除了“秃子歌”外,还有“颠倒歌”:“东西的大道南北走,打北边来了人咬狗,摸起狗来吡吡,济南土语,扔、掷的意思)砖头,砖头咬了狗一口。”看得出“颠倒歌”是从山东快书那儿学来的,还有续篇:“天上无云下大雨,树梢不动刮大风,刮得磨盘踢踢地转,刮得鸡蛋不‘顾拥’(顾拥,济南土话,即挪动的意思)。磨盘刮到了鸡蛋上,把磨盘砸了个大窟窿。”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南门废弃的城墙土堆上,听说相声的刘建秋唱的。

 以上是我所记起的童年儿歌。可能还有好多,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